

〔明〕瞿佑著

剪

白话

全本

新

（附剪灯余话）

话

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

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剪

话
灯

全
新

（徐序）

话
本

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

白话全本剪灯新话

(附剪灯馀话)

[明]瞿佑 著

颜洽茂 译

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瑞金二路272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75 插页 2 字数 211,000

1995年10月第1版 199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-6,000

ISBN 7-5325-1926-0

I·975 平装定价: 7.50 元

出版说明

小说一词，在中国出现得很早。最初的意思是指琐屑之言，无关道术宏旨，与现今文学意义上的小说概念，更是风马牛不相干。后来班固著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上说：“小说者，街谈巷语之说也。”则与今之所谓小说渐近。但《汉书·艺文志》著录的十五家小说共一千三百九十篇，至隋朝时已全部散佚。不仅如此，现存所有的汉人小说，也全都是出于后人伪托。因此，要论中国的小说，还当自六朝始。

鲁迅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五篇说：

中国本信巫，秦汉以来，神仙之说盛行，汉末又大畅巫风，而鬼道愈炽；会小乘佛教也入中土，渐见流传。凡此，皆张皇鬼神，称道灵异，故自晋迄隋，特多鬼神志怪之书。

可见六朝以来志怪之书丛生，其中的代表作当首推东晋人干宝所著的《搜神记》。干宝在当时号称“良史”，文笔简洁，直而能婉。在志怪小说盛行时，志人小说也渐峰起。汉末以来，社会渐重人物品题，声名成毁，决于片言。东汉人李膺，主持裁鉴，当时士人被 他接待过，谓之登龙门，可见当时风气之一斑。到六朝时，名士崇尚清谈，有因片语而得官者。如东晋人阮修遇到丞相王衍。王衍问他老子与庄子同样宣扬自然，两者究竟有什么不同，阮修回答说：“将毋同。”（大约差不多吧）王衍就聘他做属员。为适应这种社会风气的需要，就有志人小说产生。志人小说主要记录朝官、名士们的言行，在当时是简直可以当作升官教科书来看的。志人小说中最著名的是刘宋人著的《世说新语》。其书“记言则

玄远冷俊，记行则高简瑰奇”，实是同类书中的佼佼者。

志怪小说与志人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大主流，其风气所及一直影响到清代末年。

但是六朝人写小说，无论是志怪还是志人，都不是有意而作，而且对于鬼神怪异、伟言奇行，都是当作真实来记录的。篇章短小，文笔简炼，没有多少想象的成分。打破这一风气的是唐代传奇。唐代传奇与六朝小说相比，有以下几点不同：一是篇幅加长，有的甚至长达数万言；二是叙事生动，文采斐然；三是有意作小说，书中寄寓了作者的人生观、世界观，借传奇以阐发现实人生哲理。因此，我们可以从唐代传奇中看到当时的风俗民情，可以见出当时的习尚，甚至可以将小说的材料来印证唐代的史实。像陈鸿所著的《长恨歌传》与《东城老父传》，即可看出作者是在以史学家的眼光来探究开元、天宝之际治与乱的根源，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唐代传奇无论在思想内容方面，还是艺术手法上，都明显地超过六朝小说。其中名篇如《离魂记》、《柳毅传》、《霍小玉传》、《南柯太守传》、《李娃传》、《莺莺传》及上述陈鸿所著的两篇小说，无不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。这些优秀的传奇作品，以其特有的魅力，浸润浇灌了后世的艺术之花。宋代以后，文坛、艺坛上有不少作品就是直接取材于唐代传奇。其影响之巨难以估量。唐代传奇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一座巍巍高峰。

宋人承晋唐余绪，所作志怪、传奇不少，但志怪则大都偏重事状，少所铺叙；传奇则主角多为古人，少及当代。由此也可以看出宋代文人较之唐人拘谨小心得多，不像唐人那样放达潇洒。而且唐代士人应举之前，喜欢以行卷遍谒当道，求得誉扬，作为进身之阶；所作传奇，也常挟带在行卷中，文人之喜作传奇，也是风气使然。即使如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韩愈，也曾作《毛颖传》炫世，未能免俗。到了宋代，此风寝息，传奇作手也就少了许多，加之宋代文人无唐人的大魄力，所作传奇远较唐代传奇逊色。但

其中如《赵飞燕外传》、《杨太真外传》、《大业拾遗记》等也还是可以看看的作品。

宋代时，市井中“说话”兴起，并且很快盛行开来，于是就有话本小说及拟话本小说产生，后来逐渐发展成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等洋洋巨著。同时戏曲这一文艺形式也在市井中逐渐发展。可以这样说，南宋至元明时期在文坛和艺坛上是戏曲、白话小说的天下。相对来说，除了明初有一部《剪灯新话》之外，也没有更好的文言小说集了。《剪灯新话》的特色是内容多叙写情爱，书中多艳语情词，颇合当时人的爱好，一时仿效者纷起，以至于闹到在明英宗正统七年（1442）时，有人上书请求禁毁此书，从中也可看出它的影响。

清代是中国文言小说史上的又一高峰，不但数量之多，超越前代，而且质量品味之高，与晋、唐相比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其中堪称翘楚者当推《聊斋志异》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。蒲松龄以左丘明之笔，司马迁、班固之才，借谈狐说鬼，寄寓人生感慨；所写狐鬼，多具人性，言谈举止与普通人毫无二致，只是在篇末才稍露诡异。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，广泛而深刻，对于黑暗的社会制度，多方抨击；对于人类的良知，百般歌颂。而文笔又婉曲微妙，绘声绘影，读者耳目，为之一新。小说问世之后，不胫而走，传抄翻刻，几乎家置其书。其盛况与稍后之《红楼梦》相类。但是生于稍后的纪昀对此书并不满意，他说，一对情人幽会时，悄悄地说私房话，你是从何知道的呢？倘若说这是作者经历的自述，恐怕也不合情理。他认为《聊斋志异》只是才子之笔，而不是著述家应有的作品。于是他振笔写作了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遂录异闻奇事，而文笔崇尚质朴，雍容淡雅。纪昀多年任《四库》馆总裁，得见内府秘书，又加以才思卓识，无人可及。所以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一出，使摹仿《聊斋》之风，有所改变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实际上代表了清代文言小说

的两大流派。《聊斋志异》取径唐代传奇，以情韵胜；《阅微草堂笔记》追随六朝，以天趣胜。两书行世后，都有大量文人追随仿作。袁枚之《子不语》与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出版时间接近，当然说不上是步趋纪昀，但风格取径则大略相似，文笔较自然活泼，而内容则更杂而广。取法《聊斋》的作品中，较出色的有《夜谭随录》、《萤窗异草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、《后聊斋志异》（又名《淞隐漫录》）；所叙则人事渐多，而狐鬼渐少，钟情者也多由牝鬼雌狐而易为青楼妓女。至清末，海禁渐开，小说中也多有涉及海上繁华及异域风光者。

中国的文言小说是我国优秀文学遗产的一部分，作为炎黄子孙，我们应当去了解它，研究它，从中汲取营养，为今天的艺术创作服务。由于这些作品文字比较艰深，所以长期以来读者面比较狭窄；尤其对于今天一般青年读者来说，要阅读这些作品，确有一定的难度。为此，我们约请了一批研究有素的专业工作者，将其中十部优秀作品译成白话，以飨读者，取名为“十大文言短篇小说今译丛书”。这十部作品是：《搜神记》、《唐宋传奇集》、《剪灯新话》、《聊斋志异》、《子不语》、《阅微草堂笔记》、《夜谭随录》、《萤窗异草》、《夜雨秋灯录》、《后聊斋志异》。前文提到的《世说新语》，因为打算另出白话单行本，所以未列入本丛书。希望读者通过这十部书，对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有一个较全面的了解。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1994年12月

前 言

《剪灯新话》和《剪灯馀话》在中国传奇小说发展中起着承先启后的津梁作用，它上承唐宋传奇的馀绪，复兴了明代传奇的创作，下开明清文言短篇小说的先河，同时给拟话本小说的创作以相当的影响，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一定的地位。

《剪灯新话》的作者瞿佑，字宗吉，别号存斋，钱塘人。生于元至正元年(1341)。少有诗名，多才多艺，但抑郁不得志。洪武初年起历任仁和、临安、宜阳训导，后才升为周王府右长史。永乐中以作诗系狱，放逐保安十年，洪熙初年，赦还，在英国公的家塾当了三年塾师才被放归，卒于明宣德二年(1427)，享年八十七岁。除《剪灯新话》外，还有《香台集》、《游艺录》、《存斋类编》、《归田诗话》、《乐府遗音》、《四时宜忌》等著作。《剪灯馀话》的作者李祯，字昌祺，庐陵人。弱冠即有文誉，永乐二年以明经中进士，被选为翰林庶吉士，参预过《永乐大典》的修撰。据说，编修中凡遇僻书疑事，人们多向他求解。历任礼部郎中、广西左布政使、河南左布政使。生平刚严方直，政绩显著。其后因病乞休，家居二十余年。明景泰二年(1451)卒，享年七十七岁。他除仿效《新话》作《馀话》外，还有《运甓漫稿》、《容膝轩草》、《侨庵诗馀》等著作。

“二灯”取材于烟花粉黛、神仙鬼怪一类的故事，虽然在意境功力上都无法同唐宋传奇媲美，但是它作为唐以后沉寂多时的传奇小说创作重新振兴的标志，在当时产生过相当的影响，以致后来有一批仿效《剪灯》的传奇作品问世，如邵景詹的《觅

灯因话》、丘燧的《剪灯奇录》、周礼的《湖海奇闻》和《秉烛清谈》、赵弼的《效颦集》等。“二灯”中某些作品真实反映了元末战乱和尖锐的社会矛盾，表达了士子平民争取平等的市民意识，这比“苟谈怪异，务述妖邪”的志怪小说前进了一大步。在艺术表现上，一些作品以人物为中心，故事完整，描写具体，情节生动，人物鲜明，词藻优美，具有相当的艺术感染力。如《翠翠传》、《爱卿传》中金定和刘翠翠、赵六和罗爱爱两对恩爱夫妻生离死别的悲剧，揭露了战乱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，写得缠绵悱恻，凄惋动人。在体制上，“二灯”继承了宋刘斧《青琐高议》那种模拟话本形式的传统，进一步完善了故事、诗赞、议论兼备的新文体，从而扩大并增强了传奇文的表现力。

由于“二灯”中某些作品故事性很强，情节曲折，所以给启禎间拟话本小说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。《剪灯新话》中有《三山福地志》、《金凤钗记》、《翠翠传》、《寄梅记》四篇，《剪灯馀话》中有《田洙遇薛涛联句记》、《芙蓉记》、《秋千会记》、《贾云华还魂记》四篇，分别被凌濛初、周清原改写成拟话本小说，列入《初刻拍案惊奇》、《二刻拍案惊奇》、《西湖二集》中。

尽管作者创作“二灯”的目的是为了“劝善惩恶，哀穷悼屈”，但由于一些作品揭露了现实，同情百姓的遭遇，歌颂了婚姻自主，具有进步倾向，同时，又因作品“涉于语怪，近于海淫”、“粉饰闺情、拈掇艳语”，遭到了封建卫道士的非议。据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卷十二载：正统七年，李时勉请求朝廷禁毁《新话》；而李禎因为写了《馀话》，甚至不得列于乡贤祠祭祀。明叶盛《水东日记》卷十四云：“景泰中，韩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进列先贤祠中，禎独以尝作《剪灯馀话》不得与。”《列朝诗集》也说：“其(禎)歿也，议祭于社，乡人以此短之，乃罢。”

当然也应该指出，“二灯”中某些作品确实充满荒诞不经、因果报应的色彩，这在今天看来，是必须予以批判的。其次，

作者为了炫耀自己的才华，而将大量的诗词文赋臚入文中，尤其是《馀话》，其中与正文无关的诗词更是连篇累牍，破坏了整个作品结构的完整，这不免为一大憾事。某些作品还刻意追求辞藻和典故，好用四、六骈体，这对后来传奇创作中出现的骈俪派倾向，多少要负一点责任。

“二灯”在国内早已没有足本，据袁行霈、侯忠义《中国文言小说书目》载录，《剪灯新话》四卷附录一卷，有明成化丁亥刻本、乾隆五十六年刻本，清同治十年镇江文盛堂《剪灯丛话》本，以上均为二卷本；《剪灯馀话》五卷，有明成化丁亥刻本，为四卷本，而清乾隆五十六年刊本、清同治十年镇江文盛堂《剪灯丛话》本均为三卷。此外，国内尚有明刻残本存在，如上海图书馆藏有明末建阳刻本三册。今人戴不凡《小说见闻录》称，其所藏明刻小说残本一册，收传奇文三十篇，其中一至七篇均见于“二灯”，唯《牡丹灯记》题为元陈愔作，《金凤钗记》题为元柳贯作，《绿衣人传》则题为元吾衍作。但是在日本却有长庆、元和间“二灯”合刻的活字足本。1917年，董康诵芬室曾据日本藏本予以翻刻。1957年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今人周楞伽据董刻排印的校注本，收有作者自序。《新话》共四卷二十篇，附录一卷二篇（其中《寄梅记》系周氏据《古今图书集成·闺媛》增补），《馀话》共五卷二十二篇，这应该说是《二灯》最完善的本子。1981年，上海古籍出版社曾据1957年校注本予以重印，这次今译，就以这个本子为据。笔者水平有限，粗疏和谬误之处一定不少，祈盼专家和读者斧正。

颜洽茂

1994年5月于杭州

目 录

出版说明	1
前 言	1

剪 灯 新 话

卷 一

水宫庆会录	3	金凤钗记	12
三山福地志	6	联芳楼记	16
华亭逢故人记	10		

卷 二

令狐生冥梦录	20	牡丹灯记	30
天台访隐录	23	涓塘奇遇记	34
滕穆醉游聚景园记	26		

卷 三

富贵发迹司志	37	爱卿传	46
永州野庙记	40	翠翠传	50
申阳洞记	42		

卷 四

龙堂灵会录	56	鉴湖夜泛记	66
太虚司法传	60	绿衣人传	69
修文舍人传	63		

附 录

- 秋香亭记·····73 | 寄梅记·····76

剪 灯 馀 话

卷 一

- 长安夜行录·····81 | 何思明游酆都录·····97
听经猿记·····85 | 两川都辖院志·····102
月夜弹琴记·····90

卷 二

- 连理树记·····107 | 秋夕访琵琶亭记·····123
田洙遇薛涛联句记·····112 | 鸾鸾传·····129
青城舞剑录·····118

卷 三

- 凤尾草记·····136 | 幔亭遇仙录·····148
武平灵怪录·····139 | 胡媚娘传·····153
琼奴传·····14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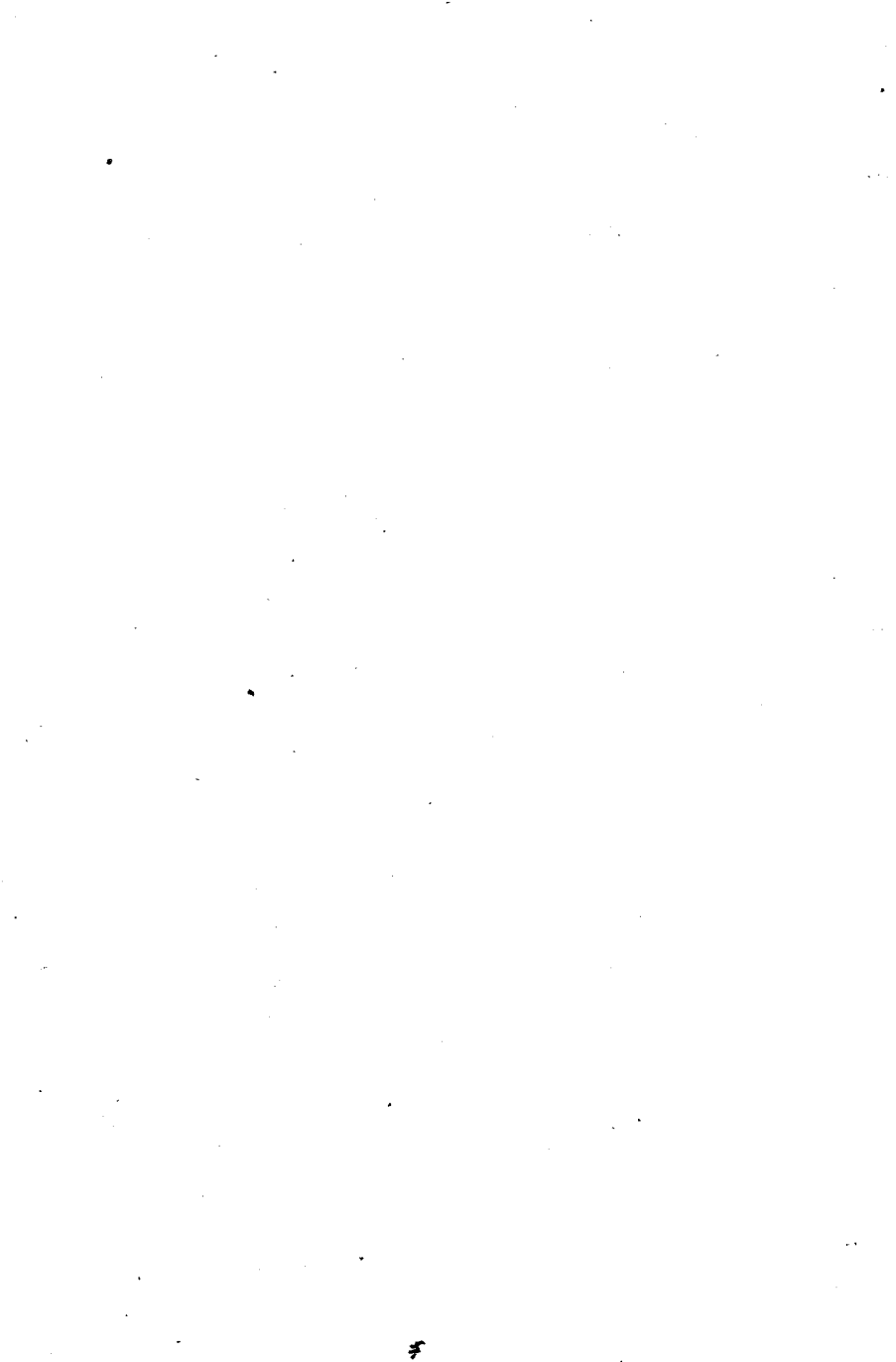
卷 四

- 洞天花烛记·····156 | 芙蓉屏记·····168
泰山御史传·····159 | 秋千会记·····172
江庙泥神记·····163 | 至正妓人行·····175

卷 五

- 贾云华还魂记·····178 |

剪 灯 新 话



水宫庆会录

元至正四年，潮州儒生余善文白天在家里闲坐，忽然有两个力士，头戴黄头巾，身穿绣花衣服，从外面走进屋来，向他致敬，说：“南海龙王广利王有请。”善文惊讶地说：“广利王乃是南海之神，我善文是尘世中人，阴阳路途不同，彼此有什么相干呢？”二人说：“您只管前行，不要推辞。”

于是，余同他们一齐出南门外，看到一条大红船停泊在江边。登上船，有两条黄龙护卫而行，快如风雨，瞬息之间已经到了龙宫。停在门前，二力士进去通报。过了一会儿，来请他进去。广利王亲自走下台阶迎接，说：“久仰您的声誉，因此有请大驾，还希望不要诧异见怪。”随即，引他走上台阶，要与他对面而坐。余善文敬畏不安，连连谦退。广利王说：“你住在阳界，我居于水府，互相并不统辖，可不必推辞。”善文说：“大王您高贵尊严，在下乃一介穷书生，如何当得起这么隆重的礼仪！”坚决推辞。这时，广利王手下两个臣子叫鼈参军、鳖主簿的，小步疾行而出，启奏说：“客人所言极是，大王应顺从他的请求，不应自减声威与德行，有失体统。”广利王于是居中而坐，另外安放一榻在右边，让善文坐。并说：“寒舍偏僻简陋，向与蛟鳄、鱼蟹为邻居，无以显示神威，宣扬天命。现在打算另外构筑一殿，命名为‘灵德’，工匠已发动，木石等建筑材料都已具备，所缺少的唯有一篇上梁文而已。听说君子您拥有非凡的才能，怀藏济世的谋略，因此特意邀请您到这里，希望能替我撰写此文。”说完，即刻命侍从拿出白玉砚，捧上毛笔，又备了一丈多长蛟绡纱，放在善文面前。余善文低头听命，笔走纱面，一挥而成，未作任何修改。那文章说道：

天地之间，海为最大；人物之内，神为最灵。既属于人们供奉的神祇，怎能没有壮丽的宫室？因此重建宝殿，新定美名；挂龙骨作为大梁，灵光耀日；排鱼鳞作瓦片，瑞气蟠空。列明珠白璧之帘栊，接青雀黄龙之舸舰。精美的小窗开启时海色在户，华丽的宫门打开时有

云影降临屋中。雨顺风调，威镇南海八千余里；天高地厚，流传后世亿万斯年。汇入江汉东流之水，接纳溪湖汇来之波。河湖水神，纷纷而到；鬼国罗刹，接踵而来。岿然独存若鲁灵光殿，美丽堂皇像汉景福宫。控制蛮荆而接引瓯越，永壮宏规；上达天庭而呈上贵重的琅玕，宜兴善颂。遂为短唱，助举修梁。

抛梁东，方丈蓬莱指顾中。笑看扶桑三百尺，金鸡啼罢日轮红。

抛梁西，弱水流沙路不迷。后夜瑶池王母降，一双青鸟向人啼。

抛梁南，巨浸漫漫万族涵。要识封疆宽几许，大鹏飞尽水如蓝。

抛梁北，众星绚烂环辰极。遥瞻何处是中原？一发青山浮翠色。

抛梁上，乘龙夜去陪天仗。袖中奏罢一封书，尽与苍生除祸瘴。

抛梁下，水族纷纶承德化。清晓频闻赞拜声，江神河伯朝灵驾。

伏愿上梁之后，万族归仁，百灵仰德。珠宫贝阙，上应天上的日月星辰；袞衣绣裳，具备人间的多福多寿。

写完，进献给广利王。广利王大喜，选择吉日完工，派使者到东、西、北三海，请各位龙王来赴庆祝宫殿落成之会。

第二天，三位海神都到了，随从着千乘万骑：神龙猛蛟，在前后跳跃；长鲸大鲲，在左右奔驰。至于一般的鱼头鬼面等差役及手执旌旗，一一拿着戈呀戟的，也真不知道有多多少少。这一天，广利王头戴通天冠，身披绛纱袍，手持碧玉圭，跑到门前应接，礼节十分庄重。三位海神亦各打扮得冠冕堂皇，整饬好他们的剑珮，服饰仪表显得庄严敬肃，只不过所穿的衣袍，各随其方位有异而颜色不同。

寒暄已毕，宾主作揖谦让而坐。余善文穿着平民的服饰也坐在殿角。他正打算与三位海神叙礼相见，忽然东海龙王广渊王座后有一个随从大臣，头戴御史法冠，长着长长的胡子，名叫赤鯀公的，跳跃到广利王面前询问道：“今天贵殿落成，特地为三位龙王安排了 this 盛会，纵然是长江汉水之长，河川湖泊之君，都不得厕身其间，出席会议，这礼可以算得上隆重庄严了。可那个穿平民服饰、坐在角落里的是什么人？怎么敢乱闯到这里来了！”广利王闻声道：“这位乃是潮阳德才出众的余君善文，我建造灵德殿，特地邀请他来作上梁文的，所以就留他在这里了。”广渊王见状，急忙说：“文人在座，你哪来那么多话？还不给我退下！”赤鯀公于是惭愧地退了下去。

一会儿上酒奏乐，有二十个美女，振摇着珠玉串成的耳饰，拖曳着灵巧轻便的衣裾，列队在筵前步履轻快地跳起舞来，还唱起凌波之歌：

若有人兮波之中，折杨柳兮采芙蓉。振瑶环兮琼珮，璆锵鸣兮玲珑。衣翩翩兮若惊鸿，身矫矫兮如游龙。轻尘生兮罗袜，斜日照兮芳容。蹇独立兮西复东，羌可遇兮不可从。忽飘然而长往，御泠泠之轻风。

跳完舞，又有四十个歌童，打扮新颖别致，舞动香袖，在庭下跳起采莲队舞，还唱起采莲曲：

桂棹兮兰舟，泛波光兮远游。捐予玦兮别浦，解予珮兮芳洲。波摇摇兮舟不定，折荷花兮断荷柄。露何为兮沾裳？风何为兮吹鬢？棹歌起兮彩袖挥，翡翠散兮鸳鸯飞。张莲叶兮为盖，缉藕丝兮为衣。日欲落兮风更急，微烟生兮淡月出。早归来兮难久留，对芳华兮乐不可以终极。

两支舞完毕，而后敲起灵鼙鼓，吹起玉龙笛，众乐齐鸣，宾主觥筹交错，畅饮尽欢。于是，东、西、北三位海神共捧一杯酒，向余善文致敬说：“我们僻居边远角落，没见过隆重的仪式，今天盛会，能够看到如此盛大的礼仪，而且有幸在这里遇到你这位大君子，真是倍增荣耀。希望你能作一首诗以记载盛会，使之流传于龙宫水府，或许也是一件美好的事情。不知可不可以？”余善文推辞不掉，于是写下《水宫庆会》诗二十韵：

帝德乾坤大，神功岭海安。渊宫开栋宇，水路息波澜。列爵王侯贵，分符地界宽。威灵闻赫弈，事业保全完。南极常通奏，炎方永授官。登堂朝玉帛，设宴会衣冠。凤舞三檐盖，龙驮七宝鞍。传书双鲤跃，扶辇六鳌蟠。王母调金鼎，天妃捧玉盘。杯凝红琥珀，袖拂碧琅玕。座上湘灵舞，频将锦瑟弹。曲终汉女至，忙把翠旗看。瑞雾迷珠箔，祥烟绕画栏。屏开云母莹，帘卷水晶寒。共饮三危露，同餐九转丹。良辰宜酩酊，乐事称盘桓。异味充喉舌，灵光照肺肝。浑如到兜率，又似梦邯郸。献酢陪高会，歌呼得尽欢。题诗传胜事，春色满毫端。

诗写完奉呈后，宾主十分高兴。不久，太阳落下山顶，月亮从东谷升起，诸位海神吃得大醉，一一由人扶着出殿，各自返回他们的水国，而车马布集的声音，过了很长时间仍不停止。第二天，广利王特地设宴答谢余